

奔跑吧少年
◎袁德君

春,清风细雨

◎成惊涛

冰雪融而无奈，
春意醒而振奋。
又一轮新春，
如孔雀般开屏。
缠绵的清风细雨，
情话絮叨声轻盈。
俏丽的淑女，
身着裙衣拂起晶莹，
抚过长长的柳梢，
嫩苞张开眼睛；
小溪与雨点邂逅，
羞涩涩扑打闹腾；

一片雨雾飘逸曼妙，
翩翩起舞精彩纷呈。
千万注春雨垂钓，
开钓大地翠翠青青。
清风牵引雨线，
织出妖娆纯净。
扯一片绚烂的锦帛，
向着原野覆盖延伸。
嵌进表皮接通地脉，
营养随筋络推进，
缓缓渗入地层，
直达梦中的地心。

于是天空、地球，
传来同一个声音：
给你吉祥如意，
赠你万象更新。
清风骨为峭峻身，
细雨价高贵如金。
给华夏一个微笑，
新一春已开始迈进。
清风细雨止不住啊，
只留下轮回的习性，
亘古不变的规则，
意味隽永的怡情……

季老师家的门

◎王海波

那扇门还在。漆色剥落得厉害，原是深褐色，如今剩下木料的本色，风吹日晒中泛着灰白。

门框有些歪斜，宛若老人佝偻的背，固执地守在那里。我站在季老师家门口，望着那扇门，好像看到上物理课的季老师在伏案批改作业。他批改作业的红钢笔插在上衣口袋，似别着一朵小花。

季老师左腿残疾，瘸腿。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在课堂上敬畏季老师渊博的学识，晦涩难懂的物理公式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变得清晰明了，而课间我们常常忘记分寸。记得最清楚的是同学葛飞摸他的头，季老师稀疏的头发被揉乱了也不恼，扶着讲台站稳，笑着说：“小心牛顿的苹果砸着你。”

上物理课时，葛飞看到前排同学脱了一只鞋，他俯身从桌下用脚钩住前排同学的鞋，正要弯腰去拾时，被季老师发现了。季老师一拐一拐地走到葛飞课桌前，指着葛飞问：“你上课老是不定神，又在做什么物理实验？”然后，季老师把鞋子扔到窗外。

季老师住在西街。他妻子不会做家务，家务活儿都是季老师干的。他家离河边不远，淘米、洗菜、清洗衣服都在河边，他单膝跪在埠口台阶上，很费力的样子。有一次轮船经过，水浪涌到台阶，季老师连忙抓住河边的竹栏杆，差点滑到河里。他妻子是

供销社营业员，一张白皙的脸，烫着时髦的卷发，穿碎花连衣裙。后来供销社改制，职工下岗分流，他妻子就自己开店经营，起初生意还不错，但不到两年就关了门，说到南方做生意去了，没回来过。

那天，我们班主任家里有事，由季老师照应班级。下午的时候，葛飞领着我们五个同学到沟南的农田下军棋四国大战。葛飞说，今天多下几局，季老师找不到我们，更何况小沟他也跨不过。学校和农田之间有条小河，我们习惯叫小沟。沟中间有一条小埂，小埂中间有沟坎，需要用力一跃才能到沟南。葛飞第一个到的，躺在田里开心极了。但我相信季老师肯定站在沟埂上喊过的，只是葛飞没听到，我们也没听到。所以，当季老师突然出现在面前时，我们个个吓了一跳，面色苍白。我们被关进一间小会议室，等家长领回去。葛飞的爸爸来到小会议室，一把抓住葛飞，操起门后的扫帚就打，打得葛飞鼻青脸肿，抱头鼠窜。那之后，我们上物理课特别认真，不敢开小差，不做小动作。

季老师是南邮毕业的，分在南京，他为了妻子才改行回来当了老师。他上课总爱说：“上课了，同学们不要讲话。”他的粉笔字写得很漂亮，我模仿他的字在黑板上布置物理作业。季老师在黑板上讲好多例题，生怕我们不懂，写了擦，擦了写，粉笔灰在他

周围飞舞，他吸进那么多粉笔灰，为我们的未来画星辰轨迹。学校的过道飘来槐花香，季老师拄着拐杖做实验，能把槐树倒映在纸屏上。葛飞问季老师：“季老师，您腿疼不疼？”季老师愣了一下，镜片后的眼睛弯成月牙。他清楚葛飞是心疼他的，这回季老师摸着葛飞的头，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同学们，好好学吧，物理就是教你们看见世界的另一面。”

午后的西街空无一人。我近前几步，发现季老师家门锁上缠着蛛丝网，斑驳的门犹如被时光遗忘的标本。门板右下角有几道划痕，我的指尖抚过那些痕迹，有种莫名的酸楚与触动。隔壁出来一名老太太，提着洒水壶。“找季老师？”她眯着眼打量我，“季老师走了快十年了。”水壶在月季从上划出弧线，水珠在阳光下串出无数棱镜。

岁月把门板的裂缝拉得很长。这扇破旧的门后，曾经有个瘸腿的教书匠，他用倾斜的身躯为我们扶正了人生坐标系，也给每个学生留下一把打开知识殿堂的钥匙。

我凝望季老师家那扇紧闭的门，门环在微风里轻轻晃了晃，发出细微声响。我想，一个人真正的离开不是肉体的消逝，而是被人遗忘。

季老师还在这扇门后，还在我的回忆里。

观鸟日

◎汪晓远

玉兰
一瓣

观鸟日，我们早早地起了床，带着望远镜，穿着冲锋衣，红日伴着我们行路缓缓升起，点亮朝霞。另一边，淡青色的天空上还浮着幻影一样的月盘，校外的槐树林和灌丛中，朝会一样热闹喧嚣的鸟鸣声次第散去，大多数是本土的鸟类。晚梅还开着，梅枝上站着一只麻雀，用清澈的眼神看我。我像小孩一样奋力一跃去抓它，它扇了两下翅就蹦到更高处了。

更远处，更高处，在树梢隐蔽的空间里、在湿地深处，有许多姿态各异的精灵：戴胜、黄莺、中华绣眼鸟、灰喜鹊……它们振着花花绿绿的翅尖羽，昂着头发出最热烈的歌声。这片林子和我白天夜晚所见到的没什么不同，晚梅还在，槐花依然未开，但世界却一下变得更加开阔和鲜活。它让我想起去年春天在异国的杜克花园里看见的风景，据说很快这里也要建造属于中国、属于昆山的杜克花园了。到时候学弟学妹们能观察到的鸟类会更多吧。

我就读的大学在苏州与昆山之间。离森林公园不远，是一片仍然带着荒野气息的新兴地带，学环境科学的我把它称为“春涧”。“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春涧，因为在求学的三年里，我经常听到窗外清晨的鸟鸣，有生机，昂扬，像春，又像我们。

平时即使课业任务再紧，我也会走出图书馆，走出自习室，抽出半刻坐在树下，吹吹风，听听树梢鸟儿呢喃。它们飞来飞去，一刻不停，我时常为这种旺盛的生命和蓬勃的朝气而感动，行将衰竭的身体也会骤然再多出一份力量，支撑着我一鼓作气攻下最后一点难关。

大四下，我终于拥有一个万事俱备、可以闲看落花听鸟鸣的春天。从上学期开始，我加入了一个研究候鸟的学术小组，教授在周三早上带着大家一起去学校旁的林子里观鸟。我喜欢这些早晨，以学术的名义休闲与赏春，还非得是我们这些大学生。

沿着西门走回校园，忽然发现附近绿化带上，大片的雪柳已经盛开。晨光清澈，春天在雪白嫩绿间变得分外温柔。太阳渐渐高起来，操场上跑步的同学越来越多了。我那个来自摩洛哥的好友穿着运动短裤嗖地越过我向前了，忽然拔掉耳机，回头吆喝我等等会儿一起去拍毕业照。啊，这么快吗？我还感觉自己仿佛是一只刚出窝的雏鸟呢，可是过了这个春天，我就要和同伴们从这个江南温暖的“春涧”中出发，飞向全世界了。那就像今天早晨的那些鸟儿们一样，在旅程里慢慢抖落翅膀上的胎毛，完成一次次换羽，也在飞翔中逐渐生出无穷无尽精力来。

我就在树下坐下来，金色的阳光带着微微凉意落在脸上，我的眼前升起淡淡的光华。在我最年轻的时候，我在同样年轻的这所国际大学里度过了最筚路蓝缕的一段时光：入学时校园初建，还没有本科毕业生，有很多专业没有开，我们也没有新的二期学校。也正是这样，原始的生态保留下来不少，包括这动人的鸟鸣。而我在做了十二年试卷后，做梦也没想到最终能拥有这样的春晨，和风一样，我们还可以从此处出发，可去往四面八方。